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端十

符秦三藏曇摩難提譯

聲聞品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四大聲聞集在塔上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奉佛法衆作功德者由來無信今當勸令信如來法尊者大目犍連尊者迦葉尊者阿那律尊者賓頭盧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金銀珍寶碑礫碼碭真珠琥珀象馬車乘奴婢僕從皆悉備具又復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無有篤信故福已盡更不造新恒懷邪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及得阿羅漢者亦復無有而取證者彼長

者有七重門門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中庭長者有妹名難陀亦復慳貪不肯惠施不種功德之本故者已滅更不造新亦懷邪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得阿羅漢亦復無有而取證者難陀門戶亦有七重亦有守門人不令有來乞者亦復以鐵籠覆上不使飛鳥來入家中我等今日可使難陀母篤信佛法衆爾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尊者阿那律到時著衣持鉢便從長者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先有教勑無令有人入門內何故使人來入時守門者報曰門閭牢固

不知此道人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食餅已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鉢詣長者家從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

端十

二

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令不使人入家中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入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然此長者婦是質多長者妹從摩師山中取之時婦語長者言可自護之勿作是語言沙門學於幻術所以然者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至長者家者多所饒益長者竟識先前比丘者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長者頗

聞迦毗羅衛穀淨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反震動繞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長者報言我聞有阿那律然不見之耳時婦語長者言此豪族之子捨居家已出家學道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無有出者然諸如來亦說我弟子中天眼第一所謂阿那律比丘是次第二比丘來入乞者爲識不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其婦語言長者頗聞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十九頭耕牛田作長者報言我躬自見此梵志身其婦報言長者頗聞彼梵志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陁女中殊勝者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長者報言我聞此梵志有子名曰比波羅耶檀那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者後來比丘

即是其身捨此王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諸有頭陀之行具足法者無有出尊迦葉上也世尊亦說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陀行者所謂大迦葉是今長者快得善利乃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我觀此義已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誹謗賢聖之人言作幻化此釋迦弟子皆有神德當說此語時尊者大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詣長者家破此鐵籠落在虛空中坐便懷恐怖而作提長者見目連在虛空中坐便懷恐怖而作是說汝是天耶目連報言我非天也長者問言汝是乾沓和耶目連報言我非乾沓和長者問言汝是鬼耶目連報言我非鬼也長者問言汝是羅刹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亦非羅刹噉人鬼也是時跋提長者便說此偈

爲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跋提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勑目連報言我今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道士長夜著於飲食然今欲

論者正當論飲食耳若當從我索食者我當言無也然復作是念我今少多聽此人所說

第十一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言長者當知如來五事大施盡形壽當念修行時長者復作是念目連向者欲說法施行今復言有五大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復告長者言如來說有二大施所謂法施財施我今當說法施不說財施長者報言何者是五大施目連報言一者不得殺生此名爲大施長者當盡形壽而修行之二者不盜名爲大施當盡形壽而修行之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當盡形壽而修行之是謂長者有此五大施當念修行是時跋提長者聞此語已極懷歡喜而作是念釋迦文佛所說甚妙今所演說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得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是我之所行

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他婬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飲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所能奉行是時長者心中作是念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來坐是時跋提長者躬自辦種種飲食與目連目連食訖行淨水長者作是念可持一端疋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白疋欲取不好者便得好者尋復捨之而更取疋又故爾好捨之復更取之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疋奉上目連是時目連即與呪願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爲上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疋使長者受福無窮

是時長者便在一面坐目連漸與說法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爲樂諸佛世尊所說之法苦集盡道時目連盡與說之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如極淨之衣易染爲色此跋提長者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已得法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已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元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無疑無猶豫

是時跋提長者白目連曰自今已後恒受我請及四部衆當供給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無所愛惜是時目連與長者說法已便從座起而去餘大聲聞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語尊者賓頭盧言我等已度跋提長者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難陀賓頭盧報曰此事大佳爾時老母難陀躬作酥餅爾時尊者賓頭盧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母難陀舍從地中踊出舒手持鉢從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已極懷瞋恚而作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者我終不乞汝食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母難陀倍復瞋恚復作惡言正使沙門空中倒懸者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賓頭盧復以三昧力在空中倒懸時母難陀倍復瞋恚

而作惡言正使沙門舉身烟出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復以三昧力舉身出烟是時老母見已倍復恚怒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燃者我終不與汝食也是時賓頭盧即以三昧使身體盡燃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

卷十

七

使沙門舉身出水者我終不與汝食也時賓頭盧復以三昧力使舉身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者終不與汝食也是時尊者賓頭盧即入滅盡三昧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時老母以不見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竖而作是說此沙門釋子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設聞在我家死者必遭官事恐不免濟並作是語沙門還活者我當與沙門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母難陀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

母取少許麪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前作者持與之便前取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時母難陀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當知我不須食但須老母欲有所說耳母難陀報曰比丘何所識勑賓頭盧曰老母當知爾持此餅徃詣世尊所若世尊有所誠勑者我等當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尊者賓頭盧後徃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賓頭盧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妹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母難陀汝今持餅施與如來及與比丘僧是時母難陀即以奉上如來及餘比丘

僧故有遺餘餅在母難陀白世尊曰今以飯比丘餘故有餅在世尊告曰更飯佛比丘僧母難陀受佛教令復持此餅飯佛及比丘僧然後故有餅在是時世尊告母難陀汝今當持此餅施與比丘尼衆優婆塞優婆斯衆然

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施與諸貧窮

九
十

5

者然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棄于淨地若著極淨水中所以然者我終不見沙門婆羅門天及人民能消此餅除如來至真等正覺對曰如是世尊是時母難陀即以此餅捨著淨水中即時火燄起母難陀見已尋懷恐懼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爲穢汙出家爲要爾時世尊已見母難陀心意開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

苦集盡道爾時世尊盡與母難陀說之是時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猶如白點易染爲色此
亦如是時母難陀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已
得法成法無有狐疑已度猶豫得無所畏而
承事三尊受持五戒爾時世尊重與說法使
發歡喜爾時母難陀白世尊曰自今已後使
四部之衆在我家取施自今已去恒當布施
修行功德奉諸賢者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
退而去是時跋提長者及母難陀有弟名曰
優婆迦尼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極相愛念

所頭面禮足在一一面坐爾時長者白世尊曰
我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乎世尊告
曰如是長者今跋提難陀已見四諦修諸善
法爾時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我等居門
極獲大利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汝所言汝
今父母極獲大利種後世之福爾時世尊與
長者說微妙之法長者聞法已即從座起頭
面禮足便退而去往詣王阿闍世所在一面
坐爾時王問長者曰汝兄及姊受如來化耶
對曰如是大王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
勝即擊鳴鼓告勅城內自今已後無令事佛
之家有所貲輸亦使事佛之人來迎去送所
以然者此皆是我道法兄弟爾時王阿闍世
出種種飲食持與長者時長者便作是念我
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爲應食何等

食應飲何等漿我今先往至世尊所問此義
已然後當食爾時長者告左右一人曰汝往
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持我聲而白世尊
云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夫賢者之法當
持幾戒又犯幾戒非清信士當應食何等食
飲何等漿爾時彼人受長者教往至佛所頭
面禮足在一一面立爾時彼人持長者名白世
尊曰夫清信士之法應持幾戒犯幾戒非優
婆塞又應食何等飲何等漿世尊告曰汝
今當知食有二種端十有可親近有不可親近云
何爲二若親近+食時起不善法善法有損此
食不可親近若得食時善法增益不善法損
此食可親近漿亦有二事若得漿時起不善
法善法有損此不可親近若得漿時不善法
損善法有益此可親近夫清信士之法限戒

有五其中能持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五戒皆當持之當再三問能持者使持之若清信士犯一戒已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若復清信士奉持一戒生善處天上何況二三四五是時彼人從佛受教已頭面禮足便退而去彼人去不遠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聽授優婆塞五戒及三自歸若比丘欲授清信士女戒時教使露脚叉手合掌教稱姓名歸佛法衆再三教稱姓名歸佛法衆復更自稱我今已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釋迦文佛最初五百賈客受三自歸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若持一戒餘封四戒若受二戒餘封三戒若受三戒餘封二戒若受四戒餘封一戒若受五戒當具足持之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月有四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爲四一者雲也二者風塵三者烟四者阿須倫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是謂比丘日月有此四翳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此亦如是比丘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云何爲四一者欲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利養覆蔽人心不得開解是謂比丘有此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當求方便滅此四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聞如是一時佛在阿羅毗祠側爾時極爲盛寒樹木凋落爾時手阿羅婆長者子出彼城中在外經行漸來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長者子白世尊言不審宿

宵之中得善眠乎世尊告曰如是童子快善眠也時長者子白佛今感寒日萬物凋落然復世尊坐用草蓐所著衣裳極爲單薄云何世尊作是說我快得善眠世尊告曰童子諦聽我今還問汝隨所報之猶如長者家牢治

屋舍無有風塵然彼屋中有牀蓐氍毹氈罽事事俱具有四玉女顏貌端正面如桃華世之希有視無厭足燃好明燈彼長者快得善眠乎長者子報曰如是世尊有好牀卧快得善眠世尊告曰云何長者子若被人快得善眠時有欲意起緣此欲意不得眠乎長者子對曰如是世尊若彼人欲意起者便不得眠也世尊告曰如彼欲意盛者今如來求盡無餘無復根本更不復興云何長者子設有瞋恚愚癡心起者豈得善眠乎童子報言不得

三
十一

十二

善眠也所以然者由有三毒心故世尊告曰如來今日無復此心永盡無餘亦無根本童子當知我今當說四種之座云何爲四有卑座有天座有梵座童子當知卑座者坐轉輪聖王座也天座者釋提桓因坐也梵座者梵天王之坐也佛座者是四諦之坐也卑座者向須陀洹坐也天座者得須陀洹坐也梵座者向斯陀含坐也佛座者四意止之坐也卑座者得斯陀含之坐也天座者向阿那含之坐也梵座者得阿那含果坐也佛座者四等之坐也卑座者欲界之坐也天座者色界之坐也梵座者無色界之坐也佛座者四神足之坐也是故童子如來以坐四神足座快得善眠於中不起姪怒癡已不起此三毒之心便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
之是故長者子我觀此義已是以說如來快
得善眼爾時長者子便說此偈

相見日極久 梵志般涅槃 以建如來力
明眼取滅度 卑座及天座 第三十 梵座及佛座

如來悉分別 是故得善眼 自歸人中尊
亦歸人中上 我今未能知 爲依何等禪

長者子作是語已世尊然可之是時長者子
便作是念世尊已然可我極歡喜不能自勝
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童子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
比丘衆五百人俱爾時世尊從靜室起下靈
鷲山及將鹿頭梵志而漸遊行到大畏塚間
爾時世尊取死人髑髏授與梵志作是說汝

今梵志明於星宿又兼醫藥能療治衆病皆
解諸趣亦復能知人死因緣我今問汝此是
何人髑髏爲是男耶爲是女乎復由何病而
取命終是時梵志即取髑髏反覆觀察又復
以手而取擊之白世尊曰此是男子髑髏非
女人也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此是
男子非女人也世尊問曰由何命終梵志復
以手捉擊之白世尊言此衆病集湊百節酸
疼故致命終世尊告曰當以何方治之鹿頭
梵志白佛言當取訶利勒果并取蜜和然後
服之此病得愈世尊告曰善哉如汝所言設
此人得此藥者亦不命終此人今日命終爲
生何處時梵志聞已復捉髑髏擊之白世尊
言此人命終生三惡趣不生善處世尊告曰
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生三惡趣不生善處是

時世尊復更捉一觸體授與梵志問梵志曰
此是何人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
白世尊言此觸體女人身也世尊告曰由何
疾病致此命終是時鹿頭梵志復以手擊之
白世尊言此女人懷妊故致命終世尊告曰

此女人由何命終梵志白佛此女人者產月
未滿復以產兒故致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
哉梵志如汝所言又彼懷妊以何方治梵志
白佛原此病者當須好酥醍醐服之則差世
尊告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今此女人已取
命終爲生何處梵志白佛此女人已取命終
生畜生中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梵志如汝所
言是時世尊復更捉一觸體授與梵志問梵
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
尊言此觸體者男子之身世尊告曰善哉善

哉如汝所言由何疾病致此命終梵志復以
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飲食過差又遇
暴下故致命終世尊告曰此病以何方治梵
志白佛三日之中絕糧不食便得除愈世尊
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爲生何
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
終生餓鬼中所以然者意想著水故世尊告
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爾時世尊復更捉一
觸體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
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觸體者女人之身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命終由
何疾病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當產之
時以取命終世尊告曰云何當產之時以取
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身
氣力虛竭又復飢餓以致命終世尊告曰此

人命終爲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生於人道世尊告曰夫餓死之人欲生善處者此事不然生三惡趣者可有此理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女人者持戒完具而取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彼女人身持戒完具致此命終所以然者夫有男子女人禁戒完具者設命終時當墮三趣若天上人中爾時世尊復捉一髑髏授與梵志問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髑髏者男子之身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此人由何疾病致此命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善哉善哉如汝所言爲人所害故致命終世尊告曰此人命終爲生何處是時梵志復以

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命終生善處天上世尊告曰如汝所言前論後論而不相應梵志白佛以何緣本而不相應世尊告曰諸有男女之類爲人所害而取命終者盡生三惡趣汝云何言生善處天上乎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此人奉持五戒兼行十善故致命終生善處天上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戒之人無所觸犯生善處天上世尊復重告曰此人爲持幾戒而取命終是時梵志復專精一意無他異想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持戒一耶非耶二三四五耶非耶然此人持八關齋法而取命終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持八關齋而取命終爾時東方境界普香山南有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而取般涅槃爾時世尊屈伸臂頃徃取彼髑髏

來授與梵志問梵志曰男耶女耶是時梵志復以手擊之白世尊言我觀此觸體原本亦復非男又復非女所以然者我觀此觸體亦不見生亦不見斷亦不見周旋往來所以然者觀八方上下都無音響我今世尊未審此人是誰觸體世尊告曰止止梵志汝竟不識是誰觸體汝當知之此觸體者無終無始亦無死生亦無八方上下所可適處此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是阿羅漢之觸體也爾時梵志聞此語已歎未曾有即白佛言我今觀此蟻子之蟲所從來處皆悉知之鳥獸音響即能別知此是雄此是雌然我觀此阿羅漢求無所見亦不見來處亦不見去處如來正法甚爲奇特所以然者諸法之本出於如來神口然

第十一

十七

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諸法之本出如來口正使諸天世人魔若魔天終不能知羅漢所趣爾時梵志頭面禮足白世尊言我能盡知九十六種道所趣向者皆悉知之如來之法所趣向者不能分別唯願世尊得在道次世尊告曰善哉梵志快脩梵行亦無有人知汝所趣向處爾時梵志即得出家學道在閑靜之處思惟道術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

之是時梵志即成阿羅漢爾時尊者鹿頭白世尊言我今已知阿羅漢行所脩之法世尊告曰汝云何知阿羅漢之行鹿頭白佛今有四種之界云何爲四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謂如來有此四界彼時人命終地即自屬地

水即自屬水火即自屬火風即自屬風世尊告曰云何比丘今有幾界鹿頭白佛其實四界義有八界世尊告曰云何四界義有八界鹿頭白佛今有四界云何四界地水火風是謂四界彼云何義有八界地界有二種或内地或外地彼云何名爲内地種髮毛爪齒身體皮膚筋骨髓腦腸膾肝膽脾腎是謂名爲內地種云何爲外地種諸有堅牢者此名爲外地種此名爲二地種彼云何爲水種水種有二或內水種或外水種內水種者涎唾淚渴血髓是謂名爲內水種諸外濡弱物者此名爲二水種彼云何名爲火種然火種有二或內火或外火彼云何名爲內火所食之物皆悉消化無有遺餘此名爲內火云何名爲外火諸外物熱盛物此名爲外火種云何名

爲風種又風種有二或有內風或有外風所謂脣內之風眼風頭風出息風入息風一切支節間之風此名爲內風彼云何名爲外風所謂輕飄動搖速疾之物此名爲外風是謂世尊有二種其實有四數有八如是世尊我觀此義人若命終時四種各歸其本世尊告曰無常之法亦不與有常并所以然者地種有二或內或外爾時內地種是無常法變易之法外地種者恒住不變易是謂地有二種不與有常無常相應餘三大者亦復如是不與有常無常相應是故鹿頭雖有八種其實有四如是鹿頭當作是學爾時鹿頭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廣演之義云何

爲四所謂契經律阿毗曇戒是謂爲四比丘當知若有比丘從東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彼便作是語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案法共論云

第十一
十九之一

何案法共論所謂案法論者此四大廣演之論是謂契經律阿毗曇戒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布現律分別法正使說契經時布現律分別法時若彼布現所謂與契經相應律法相應者便受持之設不與契經律阿毗曇相應者當報彼人作是語卿當知之此非如來所說然卿所說者非正經之本所以然者我今說契經律阿毗曇都不與相應以不相應當問戒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當語彼人此非如來之藏也即當發遣使去此名初演大義

之本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南方來而作是說我能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正使比丘有所說不應承受不足篤信當取彼比丘而共論義正使彼比丘有所說不與義相應者當發遣之設與義相應者當報彼人曰此是義說非正經本爾時當取彼義勿受經本所以然者義者解經之原是謂第二演大義之本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西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博學多聞當向彼比丘說契經律阿毗曇然彼比丘正解味不解義當語彼比丘作是語我等不明此語爲是如來所說耶爲非也正使說契經律阿毗曇時解味不解義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足譽善亦不足言惡復以戒行而問之設與相應者念承受之所以然者戒行與味相應義不可明故

是謂第三演義也復次比丘若有比丘從北方來誦經持法奉行禁戒諸賢有疑難者便來問我義當與汝說之設彼比丘有所說者不足承受不足諷誦然當向彼比丘問契經律阿毗曇戒設與契經律阿毗曇戒共相應

者便當問義若復與義相應便當歡喜彼比

丘善哉善哉賢士此真是如來所說義不錯亂盡與契經律阿毗曇戒共相應當以法供養待彼比丘所以然者如來恭敬法故其有恭敬法者則恭敬我已其觀法者則觀我已有法則有我已有法則有比丘僧有法則有

四部之衆有法則有四姓在世所以然者由法在世則賢劫中有大盛王出世從是已來便有四姓在世若法在世者便有四姓在世

刹利婆羅門工師居士種若法在世者便有

轉輪聖王位不絕若法在世者便有四天王種兜術天釋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便在於世若法在世者便有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在於世間若法在世者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佛乘便

現於世是故比丘當善恭敬於法彼比丘隨時供養給其所須當語彼比丘作是語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今日所說者真是如來所說是謂比丘有此四大廣演之義是故諸比丘當持心執意行此四事勿有漏脫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種兵乘羽葆之車徃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

大王曰大王爲從何來又塵土坌體集四種兵有何事緣波斯匿王白世尊曰今此國界有大賊起昨夜半興兵擒獲然身體疲倦欲還詣宮然中道復作是念我應先至如來所然後入宮以此事緣寤寐不安今已壞賊功勞有在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故詣來至拜跪觀省設我昨夜不即興兵者則不獲賊爾時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說王當知之有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云何爲四清旦早起先苦而後樂設服油酥先苦而後樂若服藥時先苦而後樂家業娉娶先苦而後樂是謂大王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所說誠得其宜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所以然者如我今日觀此四事如掌觀珠皆是先苦而後樂也唯願

世尊與諸比丘說此緣本先苦而後樂義爾時世尊與波斯匿王說微妙之法發歡喜心王聞法已白世尊言國事很多欲還所在世尊告曰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繞佛三匝便退而去王去未久是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此四事緣本先苦而後樂云何爲四修習梵行先苦而後樂誦習經文先苦而後樂坐禪念定先苦而後樂數出入息先苦而後樂是諸比丘行此四事者先苦而後樂也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後樂之法必應沙門後得果報之樂云何爲四若有比丘勤於此法無欲惡法念得喜安遊心初禪是謂初得沙門之樂復次有覺有觀息內喜心專精一意無覺無觀念得喜安遊於二禪是謂得第二沙門之樂復次無念遊心於

篇十

二十三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護恒自覺知覺身有樂諸賢聖所慚望者護念樂遊心三禪是謂獲第三沙門之樂復次苦樂已盡先無有憂患之患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心四禪是謂有此四沙門之樂復次比丘若有比丘行此先苦後獲沙門四樂之報斷三內結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至滅度復次比丘若永斷此三結姪怒癡薄成斯陀舍來至此世必盡苦際復次比丘若有比丘斷五下分結成阿那含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復次比丘若有比丘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後獲沙門四果之樂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先苦而後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有似黃藍華沙門有似分陀利花沙門有似柔軟沙門於柔軟中柔軟沙門彼云何名爲似黃藍華沙門或有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遲經七死七生或復家家一種猶如黃藍之花朝取暮長此比丘亦復如是三結使盡成須陀洹不退轉法必至涅槃極遲經七死七生若求方便勇猛意者家家一種便成道迹是謂名爲黃藍華沙門彼云何名爲分陀利花沙門或有一人三結使盡姪怒癡薄成斯陀舍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小遲者來至此世盡於苦際若勇猛者即於此間盡於苦際猶如分陀

利華晨朝剖華向暮萎死是謂分陀利花沙門彼云何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斷五下分結成阿那舍即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是謂柔軟沙門彼云何柔軟中柔軟沙門或有一人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謂柔軟中柔軟沙門是謂比丘有此四人出現於世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於柔軟中作柔軟沙門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修陀修摩均
賓頭盧翳手
鹿頭廣演義
後樂柔軟音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

音釋

九
十

三十一

龍絡 蘿蘆紅切謂纖籠單
王 梵語王名也
穀 胡谷切
穀淨 應切
也 跳起也
也 違協切
也 白
也 猶豫猶以周
也 連協切
也 也
也 故以事不決者爲猶豫
也 獸毛布也
也 多疑性多疑名
也 塚展勇切
也 高墳也
也 骨體音
也 腸直良切
也 小腸也
也 胃子貴切
也 脾子貴切
也 脾頻瀰
也 脾土藏府
也 咽口液也
也 湯卧
也 阿毗曇
也 徒南切
也 痞瘻五故切
也 痞瘻日瘞
也 卧也
也 目閉